

docriver文川网  
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清〕龔自珍著

龔自珍全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龚自珍全集

〔清〕龚自珍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75 字数 468,000

1975年2月新1版 197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10171·392 定价：1.35元

# 「九州生气恃风雷」

——《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

(一)

恩格斯说，但丁在欧洲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共产党宣言》一八九三年意大利文版序言）在中国历史上，龚自珍也恰是这样一个人「最后」和「最初」转折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诗人。

龚自珍，字璩人，号定盦，又名巩祚。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一个读书做官的地主阶级家庭，是从科举考试中滚过来的，中了进士，多年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的小官，受清朝统治者的冷遇。死于鸦片战争第二年的二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在他活着的五十年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他的绝大部分年岁虽然是在近代开始以前度过的，但他的愤激辛辣的诗文，不只是过去的挽歌，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指向将来。

龚自珍从早年到晚年，随着视野所及，探索所得，将他的精力和才华，锤炼为三百多篇散文和近八

前

言

一

31083

百首诗词。这些文章和诗词，过去印过许多不同的本子。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经过整理、校订、标点，印行了比较完善的《龚自珍全集》，为了配合儒法斗争研究的需要，现在把它重印出来。

《全集》按文章体裁和各体诗编年，分为十一辑，涉及的范围虽较广泛，也颇庞杂，但有一个基本趋向，那就是有人在鸦片战争后评述的：「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开什么「风气」？即他围绕着当时的政治、社会发挥议论，反儒尊法，「慷慨论天下事」，尖锐地否定了乾隆、嘉庆以来极为流行的脱离政治的考据学和苍白无力的桐城派古文，以及热衷于追求格律、性灵、神韵的各派诗，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关心现实的政治、社会矛盾方面来。

龚自珍这种开「风气」的文章，大体可以概括为三类：一、直接议论政治、社会矛盾的，如第一辑中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一系列文章，以及第五辑的表、启、笺中也有不少这样的篇章，这些是《全集》中最有战斗意义的部分。二、以论学的形式论政，或者触及政治，如《壬癸之际胎观》一类文章，他自己所谓的「天地之学」，从着眼变革发出了可贵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如《古史钩沉论》、《论史》等文，发挥了历史关系一代政治兴衰的论点；如研究西北地理的文章，论证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开拓广大西北地区的历史关系，这些论著把学术和政治统一了起来，体现了他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思想。三、有关碑传和记事的文章，留下了若干耐人寻味的史实和掌故，是当时政坛的侧影，而《捕蛾第一》、《病梅馆记》等富于讽刺性的寓言式说叙文，则启导了后来的讽刺文学和杂文。

揭露和批判，是龚自珍文章的最大特色，是他那个时代和社会赋予他的使命。十八世纪中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曾经出现过「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封建统治，已感到「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过了七八十年，这个封建王朝反映在龚自珍笔下，则完全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衰世」，「内囊」已将兜底翻了出来。他用「将萎之华，枯于槁木」，形象地概括了这个封建「衰世」的表征。

黑暗、腐朽的封建「衰世」，将龚自珍推上了批判之路。他力图冲破反动统治阶级越来越依靠得紧的弥漫当时的儒家思想，打开一条路。他否定了儒家的独尊地位，说「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认为儒家是春秋战国时「九流」中的一个不光彩的流派，那些钱冠博带的「魁儒」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他深有所感地指出：「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这是对历史的颠倒。他断然回答，是「先有下，而渐有上」，「帝若皇，其初尽农也」，是首先有了劳动人民而后产生上层统治机器的。不管龚自珍自己是否意识到，无疑，这是从总体上给儒家的反动政治、社会学说戳了一个窟窿。

由于儒家的颠倒历史，通过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手，造成无数精神绳索，使人们动弹不得。龚自珍指出：「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例」就是那些陈陈相因的旧传统、旧礼制。正是这些千



丝万缕的陈年旧「例」，迫人「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所以，这个社会已毫无生机，「不闻余言，但闻鼯声」。

但是，「后世儒益尊，儒者颜益厚」，他们厚着脸皮，自欺欺人，上上下下还在那里粉饰太平，把「衰世」装作「治世」，制造无数假象，「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以致「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一议。」这还成一个什么世道！龚自珍进一步控诉说，当其时，「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这是对「名教」杀人的特写，将反动封建统治者和儒家的虚伪、阴险、奸猾嘴脸，刻画得维妙维肖，活现出他们杀人不见血的特种刽子手本领。「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管龚自珍有没有这种认识，他对腐朽封建势力的揭露和鞭挞，是符合这种客观要求的，也是他那个时代进行政治、思想斗争首先必须拿起的武器。

龚自珍毅然同反动统治者唱反调，向儒家挑战，是他正视现实，「所见所闻，胸弗谓是」，大胆批判，从而走上了法家路线。走这条路当然不可能是平坦的。儒法斗争，长期以来就是两种政治势力、两条路线的斗争，并经常成为对人们的争夺，龚自珍正是从这种激烈的争夺中斗过来的。《释言》一诗中反映了这个情况：一个显赫的「上相」向他施加压力，禁止他议论时政，他以「守默守雌容努力，无劳上相损宵眠」的句子，拒绝了这种无理干预。有些好心肠的朋友怕他受到迫害，则要他删毁尖锐的《乙丙之

际箸议》，他说「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就是明证。

对这种争夺，龚自珍还有过生动的纪述。他说那些「友朋之贤者」陈奂、江藩等经学家，劝他「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他答以「方读百家」，「未暇也」。过了些时候，「有个内阁先正姚先生」也劝他「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他答道：「又有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未暇也。」所以，他「卒不能写定《易》《书》《诗》《春秋》」。这里的所谓「写定」，是指对儒家经籍的诠释发挥，龚自珍一再拒绝这样做，那是证明他下定决心不愿去做被孔孟之道牵着鼻子走的「书蠹」「魁儒」，而要放开眼界去研究「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他经常以「后史氏」自命，表示与那些拘守经学传统厚古薄今的「古史氏」不同，魏源说他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就是对他所称「后史氏」注重当代历史的说明。

龚自珍同经学家斗争，不守儒家绳墨，是很明显的。而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说龚自珍「引公羊义讥切时政」，人们一直沿用下来，一谈到龚自珍思想，就断定他的议论政治，主张变革，是导源于「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公羊学，把他看作一个经今文学家，这是很不确切的。龚自珍虽在二十八岁时向刘逢禄学公羊学，魏源也说他「于经通公羊春秋」。但是，仔细查一下龚自珍的论著，「讥切时政」最犀利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诸文，都写于二十八岁之前，与公羊学毫无关系。在这之后写的有关政论文章，也是他前一时期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决不能说全是公羊学引发的。而且龚自珍从事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子学、经学、史学、地理、文字学、金石、佛学、以及诗词，都有论述，经学并不占重要地位，即使在一些论经的文字中，也是今古文经学并举。因此，龚自珍没有成为一个专讲什么「微言大

义」的公羊学家，也没有成为经学家。梁启超硬要说他是有了公羊学才使他议论时政的，明明是混淆学术思想的「源」和「流」的关系，将学术思想的历史之「流」代替了主要来自社会实践和斗争之「源」，这是从儒家的反动历史观出发，抹煞儒法斗争的实质，为他们崇奉董仲舒公羊学的尊孔路线虚张声势。数十年来，学术界上了他的大当。

「任何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第一七九号〈科伦日报〉社论》）龚自珍思想之所以具有战斗性，受到重视，就是在他那个时代的鞭策下，他敢于深刻揭露政治和社会的矛盾，主张打破现状，弃旧图新，决不是什么公羊学影响和推动了他。我们说龚自珍继承了法家路线，主要是就法家「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因时变革主张而言，那时龚自珍还找不到新的物质力量，只能从历史上去找法家这样的思想武器。「少年虽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武皇」，表示他早年就瞧不起儒家吹捧的「先王」，向往法家推重的「后王」，对开辟统一中国伟大事业的秦始皇和巩固、发展这一统一事业的汉武帝是比较好感的，希望有这样的人出来振衰起敝。这就证明龚自珍根据自己的时代要求，走上反儒尊法的道路，他的反儒尊法思想，又具有他那个时代的特殊内容。

### （三）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法家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循着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把历史推向前进。龚自珍思想强烈地体现了这个



要求，他十分赞同柳宗元在《封建论》中阐明的观点，说「汉既用秦之郡县，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国，与守令之郡县，相错处于禹之九州，是以大乱繁兴。」认为封建与郡县是「天不两立」的，「何废何立？天必有所趋，天之废封建而趋一统也昭昭矣。」明确地表示了他对历史上的旧制度的鄙弃，对新制度的欢迎，并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是「天必有所趋」的客观规律。

根据这种认识，龚自珍立足当世，联系历史，发出了「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转移」的呼声，肯定了改革是必由之路。并向清朝统治者提出警告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认定「一祖之法」没有不产生流弊的，众人的议论有着很大的威力，在众人的议论下，还死守「一祖之法」不放，别人势必取而代之来改革。这样，不如自己主动地改革好。对颛预、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者仍寄以起死回生的希望。

改革是要前进的，为了消除对改革的疑惧和阻力，又要回头看，以历史上的改革作为自己的先导。龚自珍说他的主张，「是仿古法而行之，正以救今日之病，矫之而不过，且无病，奈之何而不更法？」他所说的「仿古法而行之」，就是继承法家路线，借历史的威力为自己的改革开拓道路，目的在于「救今日之病」。所以他热情地歌颂商鞅的「垦土令」。他在皇帝殿试策问时，仿效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阐述自己的设想，说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恩格斯曾经指出欧洲文艺复兴否定中世纪的黑暗统治，这个「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自然辩证法》：《科学史摘要》），可见「古为今用」是个存在于历史自身内部的客观法则。龚自珍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这个客观法则，所以「古时丹」在他身

上又是历史惰性的表现。

龚自珍的「更法」主张，不只是着眼于以儒家为精神支柱的反动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的极端腐朽，并触到了他那个社会的基本矛盾。他写了著名的《平均篇》，揭出这种基本矛盾说：「浮（富）、不足（贫）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如果让「浮」与「不足」长期分化下去，则「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嚙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他从历史上的治乱，看出了那时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造成的「大不相齐」现象，已到了「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严重程度。他的结论是：「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就是说治理国家者，现在没有比「平之」更为重要的了。他提得如此尖锐，落得却很迂缓。他在继《平均篇》之后写的《农宗》中，对处理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是想用家族宗法的社会组织形式，调节土地的分配，以克服「大不相齐」的矛盾，这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口号，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不可否认，在农民阶级自己也还不可能真正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平均」思想不能说完全没有反映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即使是局部的。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宣传法家路线、满怀改革热忱的龚自珍，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同反动封建统治者又是显然不同的。他敢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叛逆性，就是对劳动人民的接近。他自许为「高文」的《尊隐》，把「京师」和「山中」对立起来来说，是寓有深意的。「京师」象征着清王朝，「山中」则是指和「朝」相对的「野」，「京师」是政治指挥部，「野」是听命于「京师」的，但这种主从关系可以相互转

化。他说：「京师之气泄，则府（作藏字解）于野矣」；「京师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一连几个对举，说明「朝」和「野」的消长变化，终至「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成群结队地起来，「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这里决不是龚自珍的凭空构思，而是他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南北各地会党活动频繁，白莲教、天理教大规模起义投射的影子。历史与现实的教训，这个影子在他脑子里不断晃动、放大。

「山中之民」所指对象，过去有过不同理解，事实上是包括隐于野而有反清思想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来自广大农民的会党群众。龚自珍说过，「生于本朝，仕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就是对地主阶级知识阶层中存在的反清力量的曲折表达。这些人「一啸」，还有赖于会党群众的「百吟」，才能汇成为「大音声」。这就是他呼唤的「九州生气恃风雷」，希望借「风雷」的威力，去打破「万马齐瘖」的死寂局面，以实现富有「生气」的改革。

要求改革，是推动社会前进，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表征。当人们发动改革运动时，民族矛盾逼了上来，主张改革的人，也往往是坚决主张抵抗、反对妥协投降的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不少就是由外迫强敌推动起来的，在近代中国更是如此。龚自珍的改革思想正是深深地扎根于国家民族土壤中的。他生长江南，不忘祖国边疆，用力研究西北地理，写下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西域置行省议》就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著名政论。在这篇文章中，他发挥历代法家的移民实边政策，把它同他的社会改革主张紧密联系起来，说「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



孙。」并强调移遣的人，要「性情强武」，以适应西北环境，充实边防。我们知道，自《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相继签订，暂时遏制了沙俄的侵华野心，但随着清王朝的衰落，沙俄对我国东北、西北边疆日益狡焉思启。因此，研究西北地理，不只是为了开发边疆，在当时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东南沿海出现的新形势，更使龚自珍觉察到时代风雨和外来侵略势力对中国开始呈现的压力。鸦片战争前，他就指出鸦片的源源输入，「丧金万万，食妖大行」，给中国带来了祸害，写了《东南罢番舶议》（此文已遗失）。并警惕到「隆眶高鼻」的西方资本主义强盗「环伺澳门，以窥禹（番禺即广东）服」，必须严加戒备。当他的老朋友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他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恳切提供建议，热烈支持禁烟，打击来犯之敌。指出那些阻挠禁烟的妥协派，口口声声「曰惟宽大而已，曰惟无用兵而已」，无非是要中国放弃禁烟，放弃御侮。他坚决主张「刑乱邦用重典」，对「黠猾游说」、「貌为老成迂拙」的破坏者，「宜杀一儆百」。毛主席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论持久战》）龚自珍在这里所表现的，是以鲜明的法家观点，有力地否定了儒家们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当林则徐到达广州发动了反对侵略的禁烟斗争时，他又写诗怀念：「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葺（完成）的意思」勋。」诗中所关心的是「侧立南天」、身负民族重任的林则徐，关心的是林则徐能不能打破阻力、完成艰巨的禁烟事业。

龚自珍在他生前，就是这样全神地注视着中国历史开始进入近代时正在发生的巨大事变，证明他的改革思想和爱国志愿，是带着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使命跨入中国近代历史的。



#### (四)

如前所述，龚自珍揭露黑暗、倡导改革的政治路线，是对封建末世反动统治的勇敢冲击。作为文学家、诗人的龚自珍，他的作品是这一政治路线的产物，是那个该诅咒的时代和社会的控诉书。他自己有个生动的比喻说：「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拒之哉！」是说那个千奇百怪、鬼蜮横行的「外境」，「如风吹水」般一阵阵袭来，「水」不能不承受而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就是他的文章，就是他经过概括、加工，勾画黑暗势力各种鬼脸的文章。

诗，在龚自珍的作品中占很重要地位，它在清代或近代诗坛上是有独特风格的。他的诗写作手法，是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的现实主义的结合，同他的文章一样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矛盾，有强烈的现实感；同时又浮想连翩，「遂挟奇心态缥缈」，流露着丰富的浪漫情感。形式也多样化。其中的《己亥杂诗》一大组七言绝句，是他在一八三九年从北京辞了官，往返南北的旅途上写的，把所见到的想到的和追忆的，驰骋想象，一一发之为诗，是他一生生活、思想、感情的纪录，连缀起来，可以当作他的自传读，也可以引伸为反映社会矛盾的长篇小说读。因此，评述龚自珍其人及其思想，不可不读他的诗，不可不知他的诗。

龚自珍的诗文，「文词俶诡连犴」，隐晦曲折，骤读之下，难于索解，须透过文字上的烟幕，寻出「怨去吹箫，狂来舞剑」的思绪，才能悟出本意来。这又是他在反动统治的政治压抑和儒家传统思想的重

重围袭下，不得不采取的迂回战术。他说：「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所以，「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不能把他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他将「榜其居曰积思之门，颜其寝曰寡懽之府，铭其凭曰多愤之木。」「积思」、「寡懽」、「多愤」，恰是他被压抑的「难明言」、「声又吞」的感情的自白，也是他这个地主阶级改革派不敢也不可能真正同顽固反动势力决裂的反映。他呼唤「风雷」，「风雷」却不是他自己。

龚自珍思想的战斗性，是时代和社会的感召；它的局限，又是他所处时代和所属阶级的必然。在龚自珍活动的年代里，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外国资本主义也飘洋过海渐渐渗入中国，已经出现了「以外洋之物是尚」的情景。这种资本主义因素迟早是要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里来的，首先总是要通过不当权的有改革要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头脑反映出来。从龚自珍思想中是可以嗅到一点这种因素的气息了。他诅咒超经济剥削者是「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挟百执事而颠倒上下」的寄生阶级，只图「农民织女之所出，于是乎共之」，对这些人的打击，是想引导人们走向经营生产的道路。他在《农宗》设想的土地分配方案中，说「天穀没，地穀苗，始贵智贵力」，主张「以万夫耕者授万夫长，以千夫耕者授千夫长」，就是分田多少，也要以经营能力和劳动力为标准。在《论私》等文章中，有向往近似资本主义的私富。但龚自珍毕竟只是一个地主阶级改革派，他的斗争锋芒，主要是拆地狱的台，拆反动封建统治的台，新的因素在他身上还是若隐若现的，因为那时并没有出现一个足以促使他转化的新的物质力量。他诗中反映的，「我所思兮在何处？胸中凌气欲成云」，对自己追求的

境界好象充满了热望和信心，然而逼上前去，仍是摸不着，捞不到，「起看历历楼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留下的是一片疑云和猜测。

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龚自珍不可能迈出更大的步子。他反儒尊法，却不敢触犯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他看到了「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却又承认「有亿万年不变之道」。他对腐朽的清王朝虽也表示绝望，「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莫虚陈」，公开提出「一姓不再产圣」；还对封建士大夫阶层进行分化说：「徒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马之伦、孤根之君子，无所取焉。」但他要求的政治改革，是「随其时而调剂之」，认为「可以更，不可以骤」，害怕冲击得太厉害，仍寄希望于清王朝的「自改革」，最终仍然落到同曹雪芹一样——「无才去补天」。他在弃官南返时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不是凄凉地道出了他的孤臣孽子的心情吗？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就是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家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任务，这是在鸦片战争后逐步明确起来的，龚自珍生前并没有来得及把它作为自己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可是因魏源曾在《定盦文录序》中说过龚自珍晚年「尤好西方之书」的话，长期被误认为是他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依据。虽有人曾经指出过，但误者仍误。其实，这个「西方」不是指代表资本主义的西方，是指佛国的「西方」，即龚自珍自己在《题梵册》一诗中说的「西方大圣书」的「西方」。这不只是对一句话的误解，而是牵涉到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进程和龚自珍思想的评价问题。龚自珍在三十多岁时，就已接触佛经，喜欢天台宗，集内第六辑的文章就都是讲佛学的，诗中也有不少谈佛参禅的词句。《己亥杂诗》最末一首道：「忽

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法华经》是天台宗立宗传法的主要佛经。龚自珍在这大组叙事抒情诗写到第三百一十五首，忽然停下了笔，感到无话可说了。他不能向广阔的现实世界寻找改革政治、社会的物质力量，眼前是一片空虚，又无可奈何地回到《法华经》的彼岸世界去找慰藉。

然而「九州生气恃风雷」，终究是龚自珍发出的战斗声音，表现了他对旧事物的憎恨，对未来的展望。鲁迅说：「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革命时代的文学》）。龚自珍去世后十年，太平天国的革命「风雷」震撼了中国大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它们崇奉的孔孟之道。他的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革新运动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这些，就是反儒尊法的龚自珍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表现的积极意义。



# 龔自珍全集

## 編例

一、本集據龔氏自刻本定盦文集、吳刻本定盦文集、續集、補、朱刻本定盦文集補編、風雨樓本定盦別集、集外未刻詩、娟鏡樓本定盦遺著、年譜外紀、龔自珍集外文稿本、孝珙手抄詞，以及諸書引載與海內公私諸家舊藏佚文等，整理編輯，成爲目前較完備的龔氏全集。

二、本集仿邃漢齋校訂本編例，編成十一輯：一輯爲政治和學術論文，二輯爲碑傳和紀事，三輯爲書序和題錄，四輯爲金石題跋，五輯爲表、啓、箋，六輯爲佛學論著，七輯爲韻文，八輯爲語錄，九輯爲編年詩，十輯爲己亥雜詩，十一輯爲詞。

三、本集三輯、五輯、八輯、九輯、十一輯，有一部份爲罕見之佚文詩詞。爲了便於攷覈，每篇末皆繫出處以及收藏者姓名，以免滋疑。

四、本集集外文有同見數處者，如四輯有些金文題跋，原出於筠清館金文，後散見於定盦遺著。慈雲樓藏書志序，原見於羅振常善本書所見錄，後散見於葉葵生卷庵藏書記略。金釧銘，原見於落花春雨巢日記，後散見於定盦年譜外紀及中國學報。類此者，僅註明原出處或公私藏家。

五、本集九輯，基本上參照吳刻本的形式和次序，但略有變動。剔除其重複互出者外，將未刻詩及佚詩，查出可靠年代，按年順序，編爲編年體。十一輯亦依原有形式，將孝珙手抄詞及佚詞，分其類

別（如懷人館詞，庚子雅詞等），一一編入。

六、諸通行本所錄文篇，偶有重複，如吳刻本乙丙之際箸議第六與朱刻本治學，實爲同篇異名，今則選刊其一。另外雖係重複，但繁簡絕異，如吳刻本乙丙之際箸議第一與朱刻本乙丙之際塾議一，吳刻本禮部題名記序與娟鏡樓本國朝春曹題名記序，今則存其異同，附於篇後。詞錄亦然，如吳刻本懷人館詞選瑤臺第一層與劉大白舊詩新話所載瑤臺第一層絕異，與上同例。

七、本集九輯、十輯中，漢儒生行，諸本編在壬午，龔橙云在丁亥，己亥雜詩順河道中再奉寄一首，稿本原註：「此詩之期月，實庚子九月也。」因不便移動，姑仍其舊。未刻詩紀夢七首起，訖秋夜聽俞秋圃彈琵琶賦詩書諸老輩贈詩冊子尾，以及退朝偶成，諸本編在戊戌，風雨樓本前者在庚寅，後者在戊戌，可以確信，故而移置，佚詩題紅禪室詞尾，據無著詞寫成年代，編在壬午。書魏槃仲扇，據年譜外紀，編在辛丑。無題，年代無考，附在集尾。

八、龔自閱龔氏科名錄所錄龔自珍時文六篇，黃人所輯龔自珍時文二篇，江沅染香簋詩文詞錄代龔自珍所作文斷敘後一篇，因無輯刊之必要，故而刪汰。

九、本集以吳、朱刻本、風雨樓本、娟鏡樓本、集外文稿本、孝珙手抄詞本爲底本，參以自刻本、羽璚別墅本、邃漢齋校訂本、王文濡校編本、扶輪社本、秋星社本以及師友批校本、潘鴻手校本、祝心淵手校本、浦炳手校本、孔嗜澹手校本、吳昌綬手校本、流碧精舍手校本等，互相校覈，分別處理。諸校本原識語，有參考價值者，酌量錄存，冠以某校本云云，未敢掠美。我們校勘訂誤，另註篇後。

一〇、據扶輪社本皞皞子序：「借得吳中章氏、張氏、陳氏、桐城劉氏、長沙鄧氏、侯官林氏、番禺區氏詮註本，繕寫過上，久且忘其所自。」本集文篇有夾註：一本某某作某某者，實爲昔日諸抄本之異文。惜乎此類抄本不可蹤跡，故仍彙註字行間。九輯、十輯、十一輯有一本作某某者，大半爲孝琪手抄本之異文，亦繫句下，以供參考。

一一、諸刊本和批校本每多異題，如吳刻本壬癸之際胎觀，自刻本作壬癸之際心書；吳刻本古史鉤沈論二，祝心淵手校本作尊史二。詩詞亦有類似情形，皆以題註處理，以\*號明之。集中古今字，亦加隸定，恐蹈繁瑣，不加註明。

一二、本集文篇引文，如與原文文字有異者，則加註說明，或於註中略引原文對照。著者原註語，以○號明之。我們所補闕文，以□號明之，並註明據本。

一三、本集各篇述及姓氏而略名號者，或有名號而略姓氏者，皆加簡註，以便查考。其狀事偶有出入，或誤記者，略引他書佐證。

一四、本集據程秉釗和吳昌綬兩個句讀本，進行標點，個別字句，稍有變動。

一五、本集十一輯後附有吳昌綬編定盦先生年譜、張祖廉纂定盦先生年譜外紀和諸家序跋，以資參考。

一六、龔自珍佚著甚多，尙待搜集，另列待訪目，附於集尾，尙希讀者注意。

# 龔自珍全集目錄

編例

## 第一輯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一	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一五
附：乙丙之際塾議一		壬癸之際胎觀第四	一五
乙丙之際塾議三	二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	一六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四	壬癸之際胎觀第六	一七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五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一七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六	壬癸之際胎觀第八	一九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	七	古史鈎沈論一	二〇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	八	古史鈎沈論二	二一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一〇	古史鈎沈論三	二五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一〇	古史鈎沈論四	二七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	一一	明良論一	二九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五	一二	明良論二	三一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	一三	明良論三	三一
壬癸之際胎觀第二	一四	明良論四	三四
		六經正名	三六



六經正名答問一	三六	農宗答問第二	五四
六經正名答問二	三九	農宗答問第三	五四
六經正名答問三	三九	農宗答問第四	五五
六經正名答問四	三九	農宗答問第五	五五
六經正名答問五	四〇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一	五五
五經大義終始論	四一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二	五八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四一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三	五八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四一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四	六一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四七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五	六三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四七	大誓答問第一	六五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四七	大誓答問第二	六五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四七	大誓答問第三	六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四八	大誓答問第四	六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四八	大誓答問第五	六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四八	大誓答問第六	六七
農宗	四八	大誓答問第七	六七
附圖一、二、三		大誓答問第八	六八
農宗答問第一	四四	大誓答問第九	六八

大誓答問第十	六	尊史	八〇
大誓答問第十一	六	尊史三	八二
大誓答問第十二	七〇	尊命	八三
大誓答問第十三	七〇	尊命二	八四
大誓答問第十四	七一	尊任	八五
大誓答問第十五	七一	尊隱	八六
大誓答問第十六	七二	宥情	八九
大誓答問第十七	七二	涼燠	九〇
大誓答問第十八	七二	論私	九一
大誓答問第十九	七二	抱小	九三
大誓答問第二十	七三	臣里	九四
大誓答問第二十一	七三	廬之推	九五
大誓答問第二十二	七四	保甲正名	九六
大誓答問第二十三	七四	地丁正名	九七
大誓答問第二十四	七五	撰四等十儀	九八
大誓答問第二十五	七五	祀典雜議五首	一〇〇
大誓答問第二十六	七七	西域置行省議	一〇五
平均篇	七七	北路安插議	一二

御試安邊綏遠疏	一三	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虻第三	一三三
對策	一四	說京師翠微山	一三三
京師樂籍說	一七	說昌平州	一三四
主客司述略	一八	說天壽山	一三五
家塾策問一	一九	說居庸關	一三六
家塾策問二	二一	說張家口	一三七
述思古子議	二三	第二輯	
葛伯仇餉解	二四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一四一
說中古文	二五	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盧公	
釋魂魄	二六	神道碑銘	一四二
辯知覺	二七	王仲瞿墓表銘	一四五
表孤虛	二七	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一四七
釋風	二八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一四九
闡告子	二九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	一五二
非五行傳	三〇	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	一五三
說月晷	三一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墓碣銘	一五四
捕蠅第一	三三	徐泰母碣	一五五
捕熊羆鴟鵂豺狼第二	三三	孔憲彝母碣	一五六

附：闕里孫孺人墓志銘		
朱殤女碣	一五七	
潘阿細碣	一五七	
曹尙志碣	一五七	
海門先齋陳君祠堂碑文	一五八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	一五九	
顧學士像題辭	一六〇	
杭大宗逸事狀	一六一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一六二	
金侍御妻誄	一六三	
送〔歙〕吳君序	一六三	
送夏進士序	一六四	
送徐鐵孫序	一六五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一六六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一六九	
附：復札		
縱難送曹生	一七三	
宋先生述	一七三	
敘嘉定七生	一七三	
記王隱君	一七四	
吳之癯	一七六	
書果勇侯入覲	一七七	
書番禺許君	一七八	
書葉機	一七九	
書金伶	一八〇	
松江兩京官	一八二	
第三輯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一八五	
病梅館記	一八六	
問經堂記	一八七	
京師悅生堂刻石	一八七	
禮部題名記序	一八八	
附：國朝春曹題名記序		
徐尙書代言集序	一九一	
江子屏所箸書序	一九三	
陳碩甫所箸書序	一九五	



陸彥若所著書序·····	一九六	蒙古聲類表序·····	二二五
邵子顯校刊婁東雜箸序·····	一九七	蒙古寄爵表序·····	二二一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一九八	蒙古字類表序·····	二二三
錢吏部遺集序·····	一九九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	二二三
江左小辨序·····	二〇〇	蒙古冊降表序·····	二二三
袁通長短言序·····	二〇一	青海志序·····	二三四
上海張青瑀文集序·····	二〇二	烏梁海表序·····	二三四
上海李氏藏書志序·····	二〇三	阮尙書年譜第一序·····	二三五
附：慈雲樓藏書志序·····		懷寧王氏族譜序·····	二三〇
金孺人畫山水序·····	二〇四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二三一
江南生橐筆集序·····	二〇五	長短言自序·····	二三三
張南山國朝詩徵序·····	二〇六	春秋決事比自序·····	二三三
續溪胡戶部文集序·····	二〇七	附：春秋決事比目錄·····	
四先生功令文序·····	二〇八	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序·····	二三五
鴻雪因緣圖記序·····	二〇九	千祿新書自序·····	二三七
蒙古像教志序·····	二一一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二三八
蒙古水地志序·····	二二三	識某大令集尾·····	二四〇
蒙古臺卡志序·····	二二三	書湯海秋詩集後·····	二四一

題白石山館詩……………	二四二	最錄李白集……………	二五四
跋王百穀詩文稿……………	二四三	最錄南唐五百字……………	二五五
跋少作……………	二四三	最錄平定羅利方略……………	二五六
跋破戒草……………	二四三	最錄邦畿水利圖說……………	二五七
最錄尙書古文序寫定本……………	二四四	最錄西藏志……………	二五八
最錄古經羣書……………	二四六	最錄段先生定本許氏說文……………	二五八
最錄穆天子傳……………	二四七	第四輯	
最錄列子……………	二四八	說宗彝……………	二六一
最錄司馬法……………	二四九	說蠶……………	二六二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二五〇	說刻石……………	二六四
最錄尙書攷靈耀遺文……………	二五〇	說碑……………	二六五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二五〇	說衛公虎大敦……………	二六五
最錄漢舊儀……………	二五一	說印……………	二六六
最錄漢官儀……………	二五一	商周彝器文錄序……………	二六七
最錄漢詩三種……………	二五二	金壇方言小記……………	二六八
最錄急就……………	二五三	說文段注札記……………	二六九
最錄中論……………	二五四	秦漢石刻文錄序……………	二八〇
最錄歸心篇……………	二五四	自晉迄隋石刻文錄序……………	二八一

漢器文錄序	二八二	跋周晉姬鬲	二九三
鏡錄序	二八三	跋周宵旅彝	二九三
瓦錄序	二八三	跋周兮中鐘	二九三
兩齊侯壺釋文	二八四	跋周虢叔編鐘	二九四
附：齊侯壺釋文		秦天禽四首鏡拓題字	二九四
跋商仲夷尊	二八六	跋明搨石鼓殘本	二九五
跋周癸豐觚	二八七	宋搨孤本漢婁壽碑跋尾	二九五
跋商內言卣	二八七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二九五
跋商七月爵	二八八	書張子絜大令薦秦所藏玲瓏山館本華山碑跋後	二九六
跋周鬯卣	二八八	跋宋搨本裴岑紀功碑	二九七
跋周盥卣	二八九	跋北齊蘭陵王碑	二九七
跋周父癸角〔一〕	二八九	上清真人碑書後	二九七
跋周父癸角〔二〕	二九〇	跋張司直從申元靖先生碑	二九八
跋周師寰敦	二九〇	跋浯溪題名殘刻	二九九
跋周伯箕父簠	二九一	跋宋搨蘭亭定武本	二九九
跋韓侯白晨鼎	二九一	重摹宋刻洛神賦九行跋尾	二九九
跋周兵史鼎	二九二	跋唐人臨晉本黃庭經	三〇〇
跋周罔鼎	二九二	跋十三行白玉本	三〇一

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三〇一	與人箋二	三三七
跋某帖後	三〇二	與人箋三	三三七
跋趙文敏小真書赤壁賦	三〇二	與人箋四	三三八
書文衡山小真書諸葛亮出師表後	三〇二	與人箋五	三三八
跋傅徵君書冊	三〇三	與人箋六	三三九
第五輯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三〇五	與人箋七	三三九
擬上今方言表	三〇八	與人箋八	三四〇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三〇九	與人箋	三四一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三一二	與人箋	三四二
上大學士書	三一九	與江居士箋	三四五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三二七	與徐廉峯書	三四六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三三〇	與陳博士箋	三四六
答人問關內侯	三三一	與江子屏牋	三四六
答人求墓銘書	三三三	與吳虹生書(一)	三四七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三三四	與吳虹生書(二)	三四八
附：復札		與吳虹生書(三)	三四九
與人箋一	三三六	與吳虹生書(四)	三四九
		與吳虹生書(五)	三五〇



與吳虹生書〔六〕	三五〇	正譯第七	三六三
與吳虹生書〔七〕	三五〇	妙法蓮華經四十二問	三六三
與吳虹生書〔八〕	三五二	中不立境論	三七一
與吳虹生書〔九〕	三五二	法性即佛性論	三七二
與吳虹生書〔十〕	三五二	以天台宗修淨土偈	三七三
與吳虹生書〔十一〕	三五三	五重證義	三七三
與吳虹生書〔十二〕	三五三	釋二門三點同異	三七四
與何子貞書	三五四	二十三祖二十七祖同異	三七五
附：復牋		簡煉法	三七六
與秦敦夫書	三五五	定盒觀儀	三七七
論京北可居狀	三五五	通明觀科判	三八八
第六輯		南岳大師大乘止觀科判	三八〇
正譯第一	三五七	六妙門科判	三八一
正譯第二	三五七	重輯六妙門序	三八一
正譯第三	三五八	支那古德遺書序	三八四
正譯第四	三五九	重刊圓覺經略疏後序	三八六
正譯第五	三六〇	助刊圓覺經略疏願文	三八七
正譯第六	三六一	國清百錄序	三八七

禮龍樹齋結髮都序	三三八	最錄原人論	四〇五
爲龍泉寺募造藏經樓啓	三八九	最錄禪源諸詮	四〇五
誦得生淨土陀羅尼記數簿書後	三九一	最錄永嘉集	四〇六
發大心文	三九二	最錄黃檗大師傳心法要	四〇六
知歸子讚	三九六	最錄念佛三昧寶王論	四〇七
南岳大師像贊	三九七	最錄金剛錘	四〇七
雙非雙亦門頌	三九八	最錄天台傳佛心印記	四〇七
附：重定雙非雙亦門頌一首		最錄神不滅論	四〇八
最錄八識規矩頌	三九九	第七輯	
最錄三千有門頌	四〇〇	水僊華賦	四〇九
最錄七佛偈	四〇〇	燕昭王求僊臺賦	四一〇
最錄達摩大師說四行	四〇一	哀忍之華	四一一
最錄壇經	四〇二	別辛丈人文	四一一
最錄大乘止觀	四〇二	戒將歸文	四一二
最錄禪波羅蜜門	四〇二	皇朝碩輔頌二十一首存序	四一三
最錄覺意三昧	四〇三	天琴頌	四一四
最錄四念處	四〇四	寫神思銘	四一四
最錄法界觀	四〇四	黃山銘有序	四一五

紙冢銘……………四一五  
 定盦七銘……………四一六  
 金釧銘……………四一六  
 定盦八箴……………四一七  
 石言……………四一九

第八輯

語錄……………四二一

第九輯

己卯詩二十四首……………四三九  
 庚辰詩四十三首……………四四三  
 辛巳詩三十九首……………四五二  
 壬午詩十六首……………四五九  
 癸未詩二十四首……………四六六  
 乙酉詩五首……………四七〇  
 丙戌詩四十一首……………四七二  
 丁亥詩六十一首……………四八三  
 庚寅詩十四首……………四九七  
 辛卯詩四首……………五〇一  
 甲午詩三首……………五〇二

丙申詩一首……………五〇三  
 丁酉詩一首……………五〇四  
 戊戌詩九首……………五〇五  
 辛丑詩一首……………五〇八  
 編年未詳詩一首……………五〇八

第十輯

己亥雜詩……………五〇九

第十一輯

無著詞選詞四十四闋……………五四一  
 懷人館詞選詞四十三闋……………五五三  
 影事詞選詞七闋……………五七〇  
 小奢摩詞選詞十九闋……………五七二  
 庚子雅詞詞三十九闋……………五七九  
 定盦先生年譜……………五八九  
 定盦先生年譜外紀……………六三三  
 龔自珍全集附錄……………六五〇  
 龔自珍佚著待訪目……………六五九

# 龔自珍全集 第一輯

##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屢災。客曰：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帑匱。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白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聖天子怒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賴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瘵也。越六年癸酉，兗、豫役並起，四越月平。龔子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源而善導之氣。

——定齋文集

## 附：乙丙之際塾議一\*\*

歲辛酉，直隸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癸亥訖乙丑間，再決南河。吏有食于星者曰：水緯且失度，水氣淫于東南，不三十年，水患不究。其食于農官者和之曰：其然。近年金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帑匱。金，水之母也，母氣衰，子氣旺。吏食于市官者笑之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天下



生齒庶，原之出也不饒，故金之權日尊，權日尊，氣益威神，胡謂衰？客爲士者謝吏曰：子之義，高義也。雖然，食誠紬，而貨之不獨盈也又久，不覩伐金者乎？伐者化；不覩挾金市海者乎？市海者潰。有所化，有所潰，有所不反，夫又有所鬱也。今金行名尊而實耗，用博而氣鬱。耗者莫禁于下，鬱者莫言于上，皆守眉睫之間，而不見咫尺之外，失金之情者也。欲弗衰，得乎？于是龔自珍聞之，曰：如客之言，其潰者，其化者，當世事實也，其鬱者，非當世事實也。如吏之言，毋衰于旺之測，則漢氏之妖言也。然而古之治金行亦必有道矣。道如何？曰：宮府一本「府」作「庫」。弗分，受其福不受其權，然後察十等之有無而劑之氣。

——定盦文集補編

\* 朱刻本題乙丙之際箸議一。遂漢齋校訂本改題乙丙之際塾議第一。

\* \* 祝心淵手校本眉注：「……朱刻補編，所據者未定之稿，可從者希，聊錄之以箸異聞耳。」姑從之。錄附篇後。

### 乙丙之際塾議二\*

客問龔自珍曰：子之南也，奚所覩？曰：異哉！覩書獄者。獄如何？曰：古之書獄也以獄，今之書獄也不以獄。微獨南，邸抄之獄，獄之釁皆同也，始狡不服皆同也，比其服皆同也，東西南北，男女之口吻神態皆同也，獄者之家，戶牖牀几器物之位皆同也。吾睹一。或釋褐而得令，視獄自書獄，則府必駁之，府從